□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illegible]寄遞之報紙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
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
及新洲中縫加倍美術及小
說廣告面議

第三百三十六號

晶報

電話二四二八號
社址上海望平街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
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
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
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
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自來血 海波藥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衰弱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此藥自發明以來屢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勞損之神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清理血分滌除人身內積毒質患花柳瘋毒癬瘡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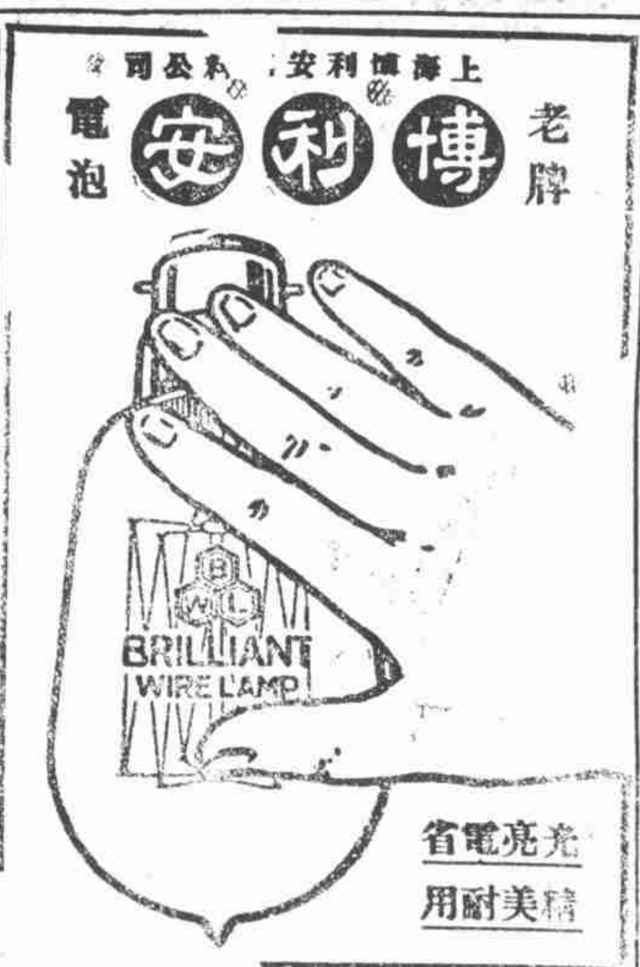
上等社會人人歡迎
每罐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五十張換金手表帶一条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德醫邱仁高
臨時診所當山路十二號
門診一時至四時
電話中四八五四

寒雲鬻字
自登報日起照單書例
●除冊●卷●扇●外●均折半取值●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刺●題籤●每字一圓●金銀盾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商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商業專門英文夜校
男女兼收招生
本校創辦於茲四年一切學科注意實用採最新教書授徑授上課每晚七時至九時學費極廉限四年畢業可勝過他處學校七年勝術校內亦備變通便利有志向學者請遠致函本埠法租界東巨籟達路求是學校索閱章程（附郵一分）
求是商業英文夜學校校長陶雪生啟

君欲游海上便宜安穩乎
大東旅社 新減價良會
（大東旅社：新減價良會）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電話三八九五 分公司各省各埠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科學精製光學眼鏡新式儀器各種鏡片試驗無非光助壯之故精密配合補助目力配製象中時刻使用不困目足氣之平實非洋貨可比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患氣痛者注意
鄭廣福堂藥號
永泰棧烟行總經理上海河南路廿號

純正大補品 性熱無絶服宜冬令
鰉魚麥精膠
[illegible]
（價目）[illegible]
（購法）無論何處請向當地就近郵局兌買匯票封入掛號寄下[illegible]
總發行所上海寶善街滿庭坊[illegible]百八十號正威藥房

神州滌克出版預告

本報出版以來。銷路日見發達。現又組織五彩畫報。定名神州滌克。一俟籌備就緒。即行出版。以副愛閱諸君之盛意。再本報仍舊照例。每逢陽曆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三十等日發行。以符（晶）字三日一出之原意。閱者注意。
晶報館啓

□閱報諸君鑒 本報現因籌備神州滌克畫報、晶報仍舊照例、三日一出、所有預付照日一出之報費者、照定報價格、加長日期計算、補發收據、特此通告、 發行部啓

無敵牌之各種牙粉

[illegible]

杭州萬隆老棧申莊 冬令特設分售處 馳名南肉
[illegible]

遠東眼鏡公司
開設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對
滿洋三元贈券壹元
多買類推
各種眼鏡減價一月
八折

精品不信盍一試之[illegible]
●男女老幼均可常服每瓶可服一個月定價大洋一元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新世界西 三西公司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血濁 血虧 經期失
八寶珍珠丸
補血清血
三西公司

愛妻者鑒
●君欲尊夫人容貌增美歟
●君欲尊夫人生育子女歟
●君欲闔宅健康歟

兜安氏補藥片

人之全體賴以榮養者血也血足則精神爽快體常舒泰志高氣豪作事勇往血少則形容憔悴志氣昏惰思慮恍惚甚至視聽不靈動作乏力飲食少進疾病時有突此片由醫化學師及世界超等醫學士集思經年悉心研究始獲上等良藥配製而成功能補腦補血凡血虛血薄脾胃虛弱消化不良氣力衰微精神疲煩悶經香亂面黃肌瘦音通脈搏若服此片必奏奇效而於幼年婦女貧血面色青白及八歲至十四歲之小孩身體軟弱面無血色者可服此片以助發育而補不足老年人可服此片以助消化恢復精力恒心服之每食間斷有特殊之效力也

每瓶售洋七角
各埠藥房均有經售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總統夫人與總裁夫人

（丹翁）

報載某總統夫人、爲暴客所刼、索贖身代價廿萬、同時某總裁夫人亦遇險、夫人即大呼曰、我、某總裁之妻也、則暴客維拜、獻膏金而去、悲夫哉、總統夫人也、二年之前、總統夫人、亦一總裁夫人耳、某總統既由總裁而晉總統矣、其夫人亦不過仍擁一夫人之號、無后之號也、準諸夫榮妻貴之例、夫人之虛榮無加焉、暴客獒總裁夫人、而獨有取於總統夫人者、得無以總裁夫人同列者尚不止一人、必得執一總統夫人、然後可居爲奇貨耶、信如是也、暴客方以越貨爲職志、乃先破其貪囊之百金、非於總裁夫人有所不屑、明矣、然某總裁在職時、其慈善之譽、足以感人歟、信如是、以民生主義昭示天下之總統、又何以不見諒於人、或曰、某總統夫人、中國之美婦人也、若總裁之夫人、則一含飴弄孫之媼耳、德足以感人、而色足以賈禍、孔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人雖至不肖而爲盜、又安能爲孔子之所不料哉、劫總統夫人之暴客、誠亂民之尤者歟、

屎遯謠

（寒雲）

□識遯臭也

肥遯而後有屎遯。（北人以逃席爲屎遯。）屎遯一變屎遯焉。亦爲蒼生作霖雨。金彈打去總理頭。（北人謂奔跑亦曰顛。）必歷物落三百里。京華遺臭萬千年。臀白糞黃何嬌麗。淡人田。吮之樂安然。一時爭啖狗屎獗。半瘦馬物遜香妍。靈囿作厠海爲坑。幾人遙企嘗滴瀝。一撅己足不再撅。梁上君子指染鮮。朱頭三與王老八。言雖若憾口流涎。衛冠一怒夏侯德。吹噓證眼吐烏煙。軍師呼冬烘學究。奇臭謅滕蠟如椽。滑溜溜分寒不住。無烈大砲震連天。嗚呼、一洞任貴心儀放、不禁分屁。一則大行其道肥不齎分

糞之餘波

（求幸福齋主人自北京寄）

北京晨報上製造假糞的朋友、新近有了出品、却是對我這造眞糞的人說話、他言道、

活潑潑的一個何海鳴、他十年前的行動、如大江報裏同黎元洪搗蛋咧、逃到上海受『民權報』裏戴天仇的歡迎咧、黃興失敗以後在南京支持兩日咧、支持不了跑出來對國人宣言咧、刊『求幸福齋隨筆』咧、這些事都還在我的眼前、我那時只厭他太活潑、但是他後來做了三年的安福議員、身子便一截一截的往下矮去、到現在竟至於做了文章罵我們報上的『假糞製造的研究』、情願替張丹斧的『太陽曬屁股』分担責任了、凡人的肉體都跳不出青春、衰老、死亡這三步的圈子、但人的精神却不妨永久保存青春的狀況、要是精神也跟着肉體在這三步的圈子裏轉、那便是大多數庸人們整天演著的悲劇、何海鳴只是其中一個走到第二步快往第三步的庸人罷了、我又何必替他灑無謂的老淚呢、（寶甫）

這其中的文字、只有情願替老丹太陽曬屁股分担責任一語、有點滑稽風味、可以冒充眞糞、總算他們青春的人、好學不倦、居然模仿得有些相像、但是老丹呀、、、太陽曬屁股這個責任、如何分担哩、再者倘若有些什麼責任、也請你明白表示一下、免得製造假糞的朋友、替你担心、

至於『寶甫』罵我的一些言語、待我一個人去應付他、我從前本活潑、如今也未嘗不活潑、你們會說開心話、我也未嘗不會說俏皮話、你們開口閉口、都是滿嘴的平民、可見你們是很反對英雄的、我既被你們硬派做一個庸人、不是什麼超人了、你們又罵我做甚、

我鬼混了十來年、什麼事都可以幹着玩、但是我自有我的獨立精神、當初吃革命飯、不承認爲何人黨徒、後來吃議員飯、也沒人能支配我、前後提了兩件案子、一、勞動法、二、僑務局改建、另外還在家裏做了一本中國社會政策、你們說的那些新文化、我也會說幾句拿來朦世、不過我頗得用新思想、形式上稍有不同罷了、因爲這點不同、你們就欺負我衰老、罵說我死亡、哎呀、我的青春年少的好孩子呀、成天成夜的談改造、說解放、裝上許多正經、又套上許多圈點括弧、緊套在筆墨上、呆板板的、怕不逼出病來、待我這年將就木的人、逗引你講笑話玩、散散你的心、并祝你長命百歲、

何大中華辭董事之多也

（愛嬙）

近來各報上、所登關於辭退大中華信託公司董事的告白、眞實不少、都請了律師做代表、盧小嘉請了哈華託、曹省之請了佑尼干、徐冠南請了葛福萊、施再春施伯主、請了愛理思、金拱北金仲廉、請了朱斯蒂、其餘諸位先生、還沒有定請那位律師代表咧、但是照中國的公司律、董事辭職、須向股東提出、不是隨便請一個律師登登報、就可以卸却責任的、現在這個大中華信託公司、據說這個董事了、成立了已經兩個多月了、怎麼諸位董事先生、以前一聲兒不響、到了如今、紛紛的辭退董事呢、要是這個先例一開、將來董事不能對於股東負責、隨便可以走了、這不是商業上一個問題嗎、所以大中華這件事、還是第一炮、第一炮開得怎麼樣、第二炮就跟着來了、要是果然到那時候、可以請一個律師登登報、就辭退了董事、可以卸却責任、以後在公司裏當董事的人、有了這個先例、倒便當得多咧、

珍珠花與劉毛頭

（又英）

珍珠花之嫁某大爺復出事、曾誌前報、中秋後珠已於老民和舊巢、自出應徵矣、有人過之於唐新密家、珠語人曰、儂如小桑塢之蔬菜、可謂過時貨矣、復揚言曰、儂決不再作嫁人想、男女等耳、男子可冶游、可蓄妾、而女子則一夫外、不得與他男子、作一言流一盼、今爲自由平等之世、有是理乎、儂嫁而出者、適自由之義也、闔座聞之絕倒、蓋出諸妓口、尤覺趣也、珠既去、座上某君曰、珠貌中駟耳、某大爺年少俊美、珠何足與匹、乃竟得匹之、且某之於珠、事無不如其意、而珠竟隨宵小遁、茲猶大言、誠無心肝者也、多至之夕、有大爺朝夕相共之鄉友、雅號劉毛頭者、與珠室張筵、繼以狂賭、遂繼某大爺後、而爲珠之入幕賓、珠無心肝、不足言責、而毛頭、乃毛其頭、張其目、七尺之軀、『三隻其手、偷好友之逃妾、割辮子而慕醜、跡其心、斯千刀之該殺、量其顏、定百尺而莫朽、撇了心肝睏婆娘、有何面目見朋友、登上海青樓中、除却珍珠不是花、想半夜紅帳裏、曾經池子雖爲狗、某大爺之他友聞毛頭竟弄及珍珠、皆憤怒而起、攘欲與歸問罪、某大爺反勸止之、某大爺量大福大、而將來之毛頭、不作不祥之毛頭廳、定作喪家之毛頭犬耳、

再答小隱兄

（丹翁）

翠袖小斷牡丹香。金錢買調梅花弄。名貴風流自古難。金郎玉骨何珊珊。從茲頤託論文友。免作梨園子弟看。

弟老矣懶也、當有廿年老友而不知者、然浮沉海上、雖不免飢驅、猶知擇食、如少少所述、亦頗有不可輕到之香菜館、是耶非耶、兄謂弟嘗食於讌增家、推屋烏之愛、即兄有此事、又何足奇、惟弟實未履其門、以兄審音之聰、何亦不能辨說者之爲僞耶、弟且願自作主人、爲兄與又宸釋怨、並約少卿少少遊天奉陪、問地何時、惟兄所擇、勿吝玉趾、爲禱、即頌評安、

詞伶曲

（林屋）

學士工詞世亦稀。菊部有賢繼風雅。英雄不惜提刀人。陽春自有識音者。金源貴族出南都。翩翩郎子洵風雅。雅好寄聲弄篇詠。亦工顧曲追歡娛。王孫忽爽青珊瑚。天女却現紅氍毹。美人二八自然好。坐客千萬皆言殊。當時竟歌名亦衆。競勢翩翾引鳴鳳。

寒雲主人又現身說法

（記者）

本報記者、寒雲主人、久未現色相於氍毹間、茲以米占元將軍之邀、又將登場說法矣、將軍以鄂人而宦浙省、値於鄂浙之災、乃聯浙江鄂等商諸界、暨魯浙寓滬鄂人、協力籌辦演劇、售資以助振、定於夏歷本月二十七八九三夕、合海上九大班名伶、假城內新舞台奏藝、並請寒雲主人、暨久記名票友天罡侍者、聯翩而笏、共奏雅歌、二十七夕、寒雲邀新自南通來滬之詞伶金碧艷、及京都老伶王玉芳、合演審頭、寒雲飾湯卿、碧艷飾雪艷、玉芳飾陸炳、天罡侍者演罵楊廣、二十八夕、寒雲與趙君玉演小宴驚變、天罡侍者演硃砂痣帶謡子、二十九夕、寒雲演慘覩、天罡侍者演遣逢津、天罡侍者、今遊宦贛國、擅青崗、善歌曲、與孫菊仙共爭爲至好、即執弟子禮、從之請業、菊仙素不收徒、其及門者、惟侍者與雙處耳、而侍者獨得菊仙之眞味、碧艷、金姓萍字也、碧艷爲八旗世家、故京音獨準、花旦以京音爲重、其口白之嚴於一切南伶可知、現爲任之海所授、旦乃京中老伶、頗具規範、故碧艷亦極守準繩、不稍苟且、近喉音大展、藝尤精進、茲就天蟾之聘來滬、猶未獻技、會以寒雲之請、乃破例先演焉、玉芳、乃京中故伶王九齡之弟子、故九齡最著者、今年已垂七十、而聲猶宏壯、前歲因寒雲之邀、曾演於新舞台、一時稱爲古調獨彈、其飾審頭之陸炳、雖無多唱、而神氣白口、無不超超勝人、今時演此劇者、合南北諸名伶、無能比及玉芳者、故寒雲必欲以玉芳爲配也、首夕、寒雲初擬演議劍『願以欲與碧艷同演一劇、始改爲審頭、寒雲素不輕許人、茲特賞碧艷若是、碧艷之藝、可以見矣、碧艷且工詩詞、茲得其手書近詩一首、亟爲製版、披露於後、

嘉品 大前門 嘉品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英國公司總理

大前門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李涵秋著）

第二回 死要臉雙料擬嫁女 活打胎一本糊塗賬（四五）

當下也不由分說、便死拉活扯、將露蘭扯入臨街一座小屋裏、門口雖然有半截竹欄杆兒、風吹日晒、已是圻爛不堪、一張長方桌、硯台筆筒、灰塵都有二三分深淺、一個水盂、嘴子缺了半邊、却插着一枝吃不完的紙煙、架上堆了幾部舊書、旁邊青花小磁瓶子、倒還不少、大半沒有撏子、瓶上黏的藥名兒、已不大認得清楚、有一個瓶子、上面隱約寫着墮胎靈藥四個小字、露蘭不覺觸起一件心事、便呆呆的望着那瓶子發怔、朱成謙是個老奸巨猾、有甚麼騙料不出、嘴裏儘管夾七夾八的和露蘭鬼混、又問他在梅公館裏賓主可還相得、、、露蘭聽見他問到這裏、不由將個臉皮兒、故意紅了紅、（紅臉皮子還好放意嗎、世多美少年、願執贄先生門下者、必不在少、）又伸頭四面望了望、方才低低向朱成謙笑道、他們太太呢、看待我到也不過應有儘有、至於那位笑春小姐、好不和我另有緣法、不知爲甚麼寒冷問暖、飢則問食、一天到晚、把他的全副精神、都灌注在兄弟身上、說起來也很好笑、有一夜約莫三更時分、我因做了幾首唐詩、做得困倦起來、一倒頭便向床上一躺、差不多似睡非睡的光景、隱隱約約見那燈光底下走了一個美人進來、把他香口輕輕的湊進我額角上吻了吻、隨即掀開我的錦被、悄沒聲的將他的大腿旁邊、濾他的意思、似乎深恐我受了寒氣、朦朧之間、我起初還當做是那個使喚的小丫頭、誰知竟然不是、、、、朱成謙忙湊趣笑道、這個我猜着了、走就不是別人、恐怕便是他家那位笑春大小姐、、、、露蘭一聽、臉上發紅得把勁、搖頭說道、不是不是、這個恕兄弟不能明白告訴你、小姐們名節要緊、、、、小姐們名節要緊、既承朱先生不棄、這架子上的打胎藥、可肯見賜一些、兄 恩有重報、、、、朱成謙拍手笑道、好呀、這才是雷不打自招呢、老哥若不是同梅家大小姐有些不尷不尬、請問你要這打胎藥則甚、、、、說着、便從架子上將那瓶子、一古攏兒拿在手裏、交給露蘭、露蘭一面接、一面笑道、朱先生你眞是一位活神仙、無論甚麼事、只消到了你眼睛裏、偏生一猜便着、老實告訴了你罷、梅小姐自從結識了兄弟、如今已懷著三個月的身孕、他慚愧得甚麼似的、沒日沒夜、托我替他尋這牢什子、哈哈、我既造了這樣孽、應該對我操這樣心、這也叫做沒法兒的事、朱先生像你這樣窮、又生得這樣醜陋、到算得是如天之福、任是甚麼標緻女孩子、斷然不肯拿正眼瞧你們一瞧、我賀露蘭就不然了、我常常在背地裏埋怨着、說老天老天、你何苦生了我們這副臉蛋子、白吃女人家沒命的糾纏、也沒有一夜、能讓兄弟睡得安安靜靜、

海上新劇之男女兩旦腳

（小隱）

男伶金景萍、本世家子、曾肄業於武林某學堂、工書能詩、皆有可觀、數年前、曾在新世界演唱、技猶未精、嗣遊雲南等處、所至有聲、年來藝事大進、能戲頗多、茲由南通回滬、將出演於天蟾舞台、以色藝論、梨花牡丹後有數人而也、

女伶賀飛琴、北里中之以歌名者也、曾至都下、受業於老伶工吳菱仙、與梅蘭芳爲同門、茲亦海上、出演於共舞台、連觀其汾河灣玉堂春二劇、音節既屬上乘、動作亦是地道、名師所授、自是不同、洵足壓倒一般坤伶旦角矣、聞賀之演技、不在博資、意欲周游各埠、所至留名、其抱負不凡、亦可知矣、

范敏兒之打嵩

（小隱）

昔者童伶學戲、有一定之規、習藝之始、多以醉寫擋亮之類爲入門、漸進及於二進宮、天水關等、蓋皆根本之學也、近年童伶多習碰碑洪羊洞、甚且爲趨時向、於珠簾寨瓊林宴等、以致無所成就、良可慨也、海上現重本戲、老生本已乏材、況爲童伶、尤不爲人所重、「丹桂第一台之高三魁、雖負微名、然唱作皆非、不堪造就、而屈居三魁之下、有童伶范敏兒者、實較三魁爲佳也、敏兒年十四、始演新戲、近年拜吳桂芬爲師、習老生、嗓音甚爲嘹亮、而唱調尤力求歸工、今且蒸蒸日上、大有進步、日前觀其打嚴嵩一劇、唱作念、三者均無瑕可指、尤以作工爲最難得、蓋童伶之作工、最難自然、敏兒口指手畫、居然大方家數、如鄒門官云、你可曉得鄒老爺的規矩、撩袍架膝之身段、雖周信芳、不能過之、質地固佳、而聰明尤加人一等、在今日海上劇界中、實爲後起之秀、前途造就、殊似未可限量、敏兒勉乎哉、

海上潮頭一綫來
滾入吳江吼如雷
怒濤直立三千丈
水底蛟龍倦眼開
景萍

□詞伶金碧艷自寫詩□

京華珍聞（六）

（馬二先生）

張小松去職前、府院間瞎鬧正急、新老總又欲赴津、東海老人使人謂之曰、你們以爲沒有人來幹、現在想幹你這個事的人、有七八個呢、靳悚然不敢復言辭職、

完噹噹（五）

（志君）

阿毛一邊走路、一面嘴裏唱山歌、不覺又走了一里路、這時離家裏也不甚遠了、阿毛於無意中、抬頭向前面一望、瞧見一個東西、在這大路當中、跳來跳去、他道是一隻狗、心裏也不在意、再走近一看、好像是個大頭鬼、遂大叫一聲、將手裏這包一牲也拋脫了、嚇得亂跑、跑了一回兒、想着自己諱滯上、掛着一甯小鑼、就一溜跑、一溜念咒語、手裏拿這鑼拚命的敲、那阿毛又跑了一回兒、跑得滿身的臭汗、連氣也透不出來了、先前倒還跑得動、這時脚也軟了、步也走不動了、遂坐了下來、心裏暗想、與是我那婆沒福、今夜剛剛有了好食物、又給大頭鬼嚇了、嚇、嚇好好的肉、拋在田裏、過一人坐在道傍、越想越氣、心想再走、又怕大頭鬼追、若不走、坐在這裏又不好、那小本不欲追他、聽見他手裏像有一物拋了下來、遂停頓上也弄取下、走到道面、深地下一看、躑躅好像一個東西、忙忙取起、解開一看、原來是些魚肉、

交易所之板

遞來交易所、多以不拍板聞、叩其故、則曰、每月月杪、期貨交割、開當暫停、惟今則因不能交割、板故停拍、似以待清理、據上所云、無異於皮黃之板名矣、就拍而川流不息者、爲流水板與快板、拍雖斷續而不逾常度者、爲慢板與二六板、至若停頓不動者、切當、然則喻以搖板如何、

一年有半（九）

（天笑戲述）

秋萍道、這真是冤枉的事、你就讓他自罵了罷、只好一聲兒不言語、等到他罵暢了、我說大少、我們的電話、是獨家裝的、紅龍閣是弗關的呀、、、我以下也就不和他多說了、秀莊道、好囚啊、你這兩句話、把他所有罵你的話、全數打回過去了呢、眉君道、那時這位客人、柴擺了兩皮、怪不好意思的、後來我只得轉圜了、我說這也不好怪大少的、紅龍閣不該把電話號碼、刻在請客票上的、客人們、那裏知道這電話是合裝的、但是我們遇有有人打電話給紅龍閣、總招呼他們來聽、他們有時不上樓來聽、也是有的、五阿姐、你想想、這不是平白無故的受一場氣嗎、我們倒是好意、讓樓下來打打電話、却打閙了氣來咧、叔禮道、這客人本來也自取其咎、一個電話打不通、也就完了、罵眉君道、像你三少這般脾氣好的人、本來是少的啦、也是我促五阿姐的和氣呢、秋萍道、說到我身上來了、叔禮笑了一笑、又道、我想到別人家房間裏的人、做什麼呢、就不是那種話備裝的、也不該亂發標勁、堂子裏去、原是尋開心的、並不是尋嘔氣的、你到那兒去發脾氣、終究是自己吃虧、去年我在北京、也是有人請我吃花酒、在一個班子裏、有位朋友、叫了一個條子、那姑娘來了、不知怎麼樣、鬧鬧就鬧翻了、那位朋友、把姑娘打了一下、恰恰打在鼻子上、一時流起鼻血來了、恰巧他阿姐的條子也來了、是另外一個朋友招呼的、他阿姐是個紅姑娘、見了這情形、取出手帕來、給他包包好、教他先回去、一面又教訓他、說老爺們你們開閙玩笑、你不該嘔嘔、這不是自討苦吃嗎、回來鬧到衙裏去、我們吃客子飯當姑娘的、算不得一回事、他們大人老爺們、不是失了體面嗎、我聽他句句教訓妹子、却便是句句奚落客人、你想這是個苦呢、眉君道、所以飯吃堂子的人苦、碰到了這種客人、也是無法、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